

儒林外史

吴敬梓

RRXZWK



海南出版社



儒林外史

吴敬梓著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4 号

人人袖珍文库

儒林外史

责任编辑:李升召

封面设计:戈 巴

*

海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48 印张:10 字数:380 千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590—824—9/I·102

定价:8.50 元

人人袖珍文库

缘 起

语云，一息尚存书要读；但无论如何，读书应是乐事而非苦事。

那些顶盔贯甲如临大敌的书，那些需要正襟危坐双手捧读的书，真正把读者害苦了。还有那些高头讲章、新旧八股、假大空言，读来亦只能如木皮道人所云，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人生有限，书海无涯，故不能不慎择所读之书。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全球文明的时代，读书的内容、方式和习惯自不能不异于昔时。现代人不能像申公豹，脸永远朝着背后，而应该面向前方，面向未来；同时为了向前，又必须先弄清自己是从何而来，现在又立足何处。《人人袖珍文库》所收的，都是中外古今名作，尤其注重那些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不悖于现代审美观念的著作。文

库的选目坚持“双百”方针，不限类，不限时，不限地，不限人，只限一条：一定要是有全人类文化积累价值，不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父亲读过儿子还会要读的书。

选定书目，当然是最要紧的，但光有这还不能适应“时少事烦”的现代读者的要求。《人人袖珍文库》的特点有六个字：开本小，字体大。开本一律采用特定的四十八开本，立在书架上和普通三十二开本差不多高，外出旅行时衣袋内可以装，坐着躺着随地随时可以读。字体一般用老五号字。经典和诗词或用小四号字，特大的长篇也决不用六号小字，以保护读者特别是少年读者的视力；同时排版注意疏朗美观，校对力求消灭错字，印刷尽量选用好纸，保证读来悦目赏心，不致使人手酸眼痛。

总之，为了人人，是《人人袖珍文库》的唯一宗旨。我们无意在高阁或高架上和高文典册比高低，唯愿能成为紧张忙碌之余还想从书中得一点安闲和愉悦的现代人的朋友，唯愿能使朋友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能通过阅读多得到一点人类文明各方面的知识。区区此意，识者鉴之。

钟叔河、袁大川，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

儒林外史

编者前言

所谓“儒林”，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知识分子，但这又决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即英文中的 intellectual，应该是有知识，有理智，有思维能力，能依靠自己的智力生活的人，这才是社会的精英。原始的“儒”怎么样，难言之矣。反正到吴敬梓时代（1701—1754），也就是清朝中叶，那时的“儒林”，绝大部分都是只知道“天天读”《四书》，读朱注，然后摘抄“圣贤”语录，依照固定格式做八股，应考试，考上了就做官，没考上就继续用功，准备再考。《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匡超人、高翰林，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的生活道路和追求目标永远是：①读统治者规定的书——②按统治者的规定说话作文——③当统治者任命的官——④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他们一个一个毫无例外地都变得形容

猥琐，举止乖谬，心境卑陋，既无真正学问，更无自己思想的庸俗荒谬的人了。

据说古代有位统治者，看到全国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兢兢业业地来应考，笑着说：“天下的英雄，都钻到我的圈套中来了。”这个圈套，就是由官方规定一个读书、作文、思想的模式，你能按此模式作，便给你做官，给你功名利禄。这个道理，书中的马二先生说得最为透彻：

……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不然的话]，哪个给你官做？

周进、范进、匡超人、高翰林他们，正是恪遵这个道理做的。通过刻画这些人的一张张嘴脸，揭示出统治者圈套的精义，庶几有人能够从圈套中缩出头来，努力做一个嵒崎磊落的人，这就是《儒林外史》的价值。

吴敬梓传

胡 适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櫟，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他生于清康熙四十年，死于乾隆十九年（西历一七〇一——一七五四）。他生在一个很阔的世家，家产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钱，不久就成了一个贫士。后来他贫的不堪，甚至于几日不能得一饱。那时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他应试，他不肯去。从此，“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后来死在扬州，年纪只有五十四岁。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诗说》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说一部（程晋芳《吴敬梓传》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评本五十六卷，齐省堂本六十卷）。据金和跋，他的诗文集和《诗说》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传世间，为近世中国文学的一部杰作。

他的七卷诗，都失传了。王又曾（穀原）《丁辛老屋集》里曾引他两句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这两句诗的口气，见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晋芳《拜书亭稿》也引他两句：“遥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麴尘。”——可以想见他的诗文集里定有许多很好的文字。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传了，我们只能用《儒林外史》来作他的传的材料。

《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

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

书里的马二先生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一段话句句是恭维举业，其实句句是痛骂举业。末卷表文所说“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这个道理。国家天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那个给你官做”？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那样热中的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做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夫萧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种见识，在二百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了！

程晋芳做的《吴敬梓传》里说他生平最恨做时文的人；时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们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骂八股文人，有几处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来指

出。我单举两处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写范进的文章，周学台看了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写范进死了母亲，去寻汤知县打秋风，汤知县请他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范举人因为居丧不肯举杯箸；汤知县换了磁杯象牙箸来，他还不肯用。“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这种绝妙的文学技术，绝高的道德见解，岂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最妙的是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的谈话：

张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摆死了。”汤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这一段话写两个举人和一个进士的“博雅”，写时文大家的学问，真可令人绝倒。这又岂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这一篇短传里，我不能细评《儒林外史》全书了。这一部大书，用一个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个裁缝每日做工有馀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欢喜做诗。朋友问道：“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相与？我

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的社会心理。

本传附录

以下四种附录都是从程晋芳的集子里钞出来的。程晋芳字鱼门，是程廷祚（绵庄）的族侄孙。程绵庄即是《儒林外史》的庄绍光，程鱼门大概即是他的侄子庄濯江（名洁）。我本想替《儒林外史》做一篇考证，不幸我病了，不能做文章，只能把这篇旧传来充数。手边恰巧有程鱼门的集子，就叫我的侄儿们钞出这几篇做附录，要使人知道《儒林外史》的考证材料并不十分难寻。程鱼门还有吊冯粹中（即马纯上）的诗，又有吊朱草衣（即牛布衣）的诗，也都可用作材料，但与本传无关，故不抄了。胡适。

（一）吴敬梓传 程晋芳

先生姓吴氏，讳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先生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稍长，补学官弟子员。袭父祖业，有二万馀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倾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

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乃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穷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

如是，谓之“暖足”。

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嗽，未尝为来日计。

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辛酉壬戌间，延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

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缘此，所遇益穷。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

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知余益贫，执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

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指新月谓余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悵悵，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先数日，哀囊中馀钱，召友朋酣饮。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

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内阁中书舍人，其同年王又曾轶原适客扬，告转运使虞公，殓而归其殓于江宁。盖享年五十有四。

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子三人，长即烺也，今官宁武府同知。

论曰，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有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馀韵，足以掩映一时。室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倘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

(二) 怀人诗十八首之一 程晋芳《春帆集》

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
家世盛华纓，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
飕飕窗纸响，槭槭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
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
逝将乞食去，亦且赁春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三) 寄怀严东有三首之一 程晋芳《白门春雨集》

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
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鹖庚。
阿郎虽得官，取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
频蜡雨中屐，晨夕退良明。孤棹驶烟水，杂花拗芬馨。
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鏖寒冰。
西窗应念我，餘话秋灯青。

(四) 哭吴敏轩 程晋芳《拜书亭稿》

三年别意语缠綿，记得维舟水驿前。
转眼詎知成永诀，拊膺直欲问苍天。
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时客死邗上。前一夕，
涂殓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 屡诵禅智山光之句。
沈醉垆边落拓身，从教吟鬓染霜新！
惜君才思愁君老，感我行藏虑我贫。
曾拟篇章为社侶，空将鸡黍问陈人。君诗有云：“遥思二月
板桥倦柳丝丝在，谁倚春风咏麴尘？ 秦淮柳，蘸露拖烟委
促膝闲窗雨洒灯，重寻欢宴感偏增。麴尘。”为时所称。
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徵。君好为稗说，故及之。
身后茅堂餘破漏，当年丹篆想飞騰。
过江寒浪连天白，忍看灵车指秣陵。

《儒林外史》新叙

陈独秀

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

《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

看了这部书的，试回头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当时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么样？当时的平民又是怎么样？——那一件事不是历历如在目前？那一个人不是维妙维肖？

吴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创造出这类的文学，已经可贵；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

他在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里写鲍廷玺的婚姻：他的母亲不管王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也不管鲍廷玺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小户人家，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的好。”——错不错，一味信着金次福说的话，“娶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到后来，把个鲍廷玺弄得颠颠倒倒。——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极不满意于父母代定婚姻制。

四十八回里写王玉辉的女儿殉夫一事，他的女儿要死的时候，王玉辉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还拦阻你？”女儿死后，他的女人大哭，王玉辉反劝道：“你这个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经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入祠那日，王玉辉转觉伤心。后来到苏州游虎丘的

时候,看见一个船上有一个少年穿白妇人,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

二十五回里倪老爹说:“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入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又看他在五十五回里写荆元的朋友于老者种许多田地过活,何等自由,何等适意!——这两处又很可以看得出吴敬梓把“工”比“读”看得重。

这三个问题,吴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们认作问题,可见他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

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妨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把他写在后面作一结束:

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

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号,陈独秀。

《儒林外史》新叙

钱玄同

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部书；我常常希望有人将这三部书加上标点符号，分段分节，重印出来，以供研究文学者之阅读。

我怀这种希望者有三四年，好了好了！现在居然有一位汪原放先生把这三部书加上标点符号，并且分段分节，陆续印行了！

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因为我平日是主张白话文学的，于上举三书之中，尤其爱读《儒林外史》，于是就来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

可是我对于“文学”，实在没有甚么研究，这《儒林外史》在“文学”上有怎样的价值，我现在还不敢强作解人来说外行话。我现在做这篇文章，不是批评《儒林外史》的本身，是觉得《儒林外史》这部书，不但是文学的研究品，并且大可以列为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一。以下的话，都是就着这个意见来说的。

我以为《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书，就作者的见解，理想和描写的艺术上论，彼此都有很高的价值，不能轩轻于其间；但就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方面着想，则《水浒》和《红楼梦》还有小小地方不尽适宜，惟独《儒林外史》，则有那两书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我认为这是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大可以拿他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中。

我觉得《儒林外史》有三层好处，都是适宜于青年学生阅读的。其中一层为《儒林外史》与《水浒》，《红楼梦》

所共有的,两层为《儒林外史》所独有的。

(1)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这一层,不是《儒林外史》独有的好处,那《水浒》和《红楼梦》都是如此。文学家唯一的手段,就是工于描写。描写得恰到好处,使看的人觉得文中的景物,历历如在目前,逼住他们引起愉快,悲哀,愤怒种种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学。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有一段论描写的话道:

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1)写人,(2)写境,(3)写事,(4)写情。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中国古今的文章,虽说可以汗牛充栋,但是能够这样工于描写的好文学却实在不多。一般人认为文学的如骈文,如桐城派的古文,他们要讲究甚么“对偶”,甚么“声律”,甚么“义法”,甚么“起伏照应”,甚么“画龙点睛”,所以他们做的那些陈猫老鼠式的甚么“论”,“记”,“传状”,“碑志”,“赠序”,“寿颂”之类,都是摇曳作态,搔首弄姿,或夸对仗之工整,或诩义法之谨严,按之实际,则满纸尽是肤泛语。他们对于一事实,一种现象,往往不愿作平情的判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如《史通》的《载文》和《曲笔》诸篇所举之例,触目皆是;由此可见他们又爱做过火的文章。文章犯了肤泛和